

【诗歌】



秋分谣(外一首)

■马洪涛

虫豸入穴,把寒气锁在室外
螃蟹上岸,肥肥的钳子
挥舞着,慢悠悠地裁剪着陈旧时光
一截扔进池塘,沉为满潭菱角
一截抛向山林,长成遍山柿子红
最后一截爬上父亲的鬓角,开出几簇
芦花白

露珠站立在树尖上,练习太极
推拉之间,调和着翠绿和金黄的饱和度
烟叶披上黄金铠甲,一刀刀
斩断父老乡亲眉头上紧锁的铁链

秋风握着阳光的绳索,悠闲地拔河
左边是白昼,右边是黑夜
一阵桂花的清香袭来
月色的重量重了几分
这场时间的比赛逐渐有了陡峭的坡度

瘦秋记

秋风手执柔软毛笔在阔叶上撰写
脉络的字迹,笔力道劲
天空驱赶云朵,臃肿隐身
雁阵浩荡,将蔚蓝一寸寸拉向季节的高处
森林交纳出蝉鸣,寂静近似于空白
圆润,一排排露珠压弯了草木的脊背
群山稀稀墨绿,坠落一地坚果
枝头,松鼠正在啃食一枚滚烫的夕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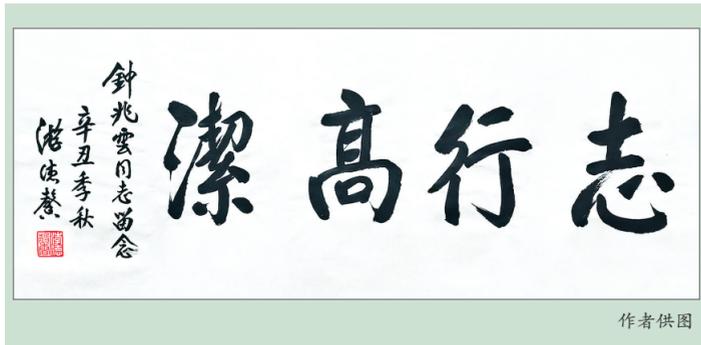
棉铃吐絮,用一抹白
模拟了乡亲们在田地上一生的跋涉
湖泊进献虾蟹,犒赏一个个翘首的瞬间,
整片光阴染上了鱼腥的味道

此时的我却载掉满身尘埃和霜白
静静地看着,一口烟圈有了炊烟的轮廓

编者按:新四军战斗英雄王明星,少小离家,参加红军。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他与家人长时间失联。直至20世纪80年代,一张照片才揭开了尘封40多年的英雄事迹。在9月30日“中国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谨发此文,纪念中国烈士。英雄虽去,忠魂永在。

志行高洁,惟吾德馨

■钟兆云



作者供图

福州被称为“有福之州”,但改革开放之初,却流行“纸糊的福州城”之说。20世纪80年代初的福州市长游德馨曾自嘲家丑:“这个省会城市,没有体育中心,没有电车,没有大的自来水厂,没有煤气,没有……在各省是少见的。”如此状况,让他看在眼里,急在心头。而今的福州早已天翻地覆,这背后少不了这位老市长的造福。

仲秋入学省委党校,同窗的厦航领导谈起游老去年在我负责的刊物发表厦航创业之作所产生的影响。不意,9月7日晚便从微信朋友圈得知老人辞世的噩耗。找不到官官,转眼就凌晨,忍不住还是向游老秘书求证。多希望纯属讹传呀,他一向耳聪目明,声音洪亮,思维清晰,腰杆挺直。可事实无情,从此,人世又少了一位能时而给我电话、写信的老前辈和忘年交!

据称,游老于4月住院,那老人与我最后一次通电话可能就在医院。8分多钟的通话,他谈及自己的书稿后,多是关心我和画家董希源先生的近况,还答应给我题书名,却未道自身病情。我想去看他,他说待过一阵子再约。几天后收到老人题写的“钟兆云作品集”“钟兆云中短篇报告文学选”时,发现两张斗方都漏了钤印,一直想找时间上门请他补上。之后开会和出差频仍,忙无暇处,也想等老人来约。一晃百来天未联系,是近年最长的一次了,心里隐隐不安,但到底没往坏处想,岂料阴阳之隔突如其来。

在朋友圈发文祭悼后,引来如潮缅怀。一位年轻的小干部发短信息说起记忆中三次近距离接触游老的情形。特别提到,2012年10月福州龙山会议纪念馆落成开馆,游老对调整拍合影姿态的建议耐心配合,也不因现场等着合影者

经不绝而不耐烦。再一次是几年前市里某场活动接近尾声,游老突感不适,在陪同前往医务室的路上,游老看出他的紧张不安后,安慰说“没事,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还行”。

一如这位年轻朋友的印象,我记忆中的游老永远是那么温文尔雅、和蔼可亲,老有所为,愿意为一切新人和新生事物、有益活动站台。

我和他真正开始较多的接触,应是新千年之后了吧。记得在某个场合上,有人向他郑重其事地介绍我。他笑道:“早就认识了,我经常读小钟的文章呢。”之后他还主动找我聊天。2016年,鲁迅文学院为我召开从事传记创作30周年座谈会,游老闻讯,专门送上“风云走笔三十春,丹桂飘香满庭芳——祝贺钟兆云同志传记创作三十年”的条幅。如此嘉奖和勉励,让我既意外又感动,之后才算是有较多的接近。他补充谈起项南等人的往事,宣传方志敏等烈士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有时都忘了时间。距离产生美,走近却才有正确的认识。他竟是那样的光霁月明。有人笑我书生气,了

解我个性的领导,倒也依然欣赏。游老听罢,哈哈大笑:“你只要真清流,必然有容身和发展之地。”

我担任省里一家党刊的主编后,办刊主张和意趣甚得他这个顾问的赞同,时而赐稿以示厚爱。刊物出版到500期时,他欣然前来参加座谈会,发言既显厚爱,也示加持。他对我所请几乎无所不应,还欣然为我的母校武平一中百年校庆庆命笔。现在想想,有我的不是。游老善书法,能作画,曾主动告诉我,趁他还提得起笔,需要什么题字尽可开口。但母校百年校庆明明是2024年的事,求字怎么能在2022年“未雨绸缪”呢。他竟也照办,还依我意,把落款时间写成两年后。唉,游老!

游老有未了的心愿。他晚年孜孜不辍撰述《国门初开的福建》一书,我所在单位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出具了审读意见,我也曾试着找了出版社和相关部门,莫不说不说此类图书公开出版须经最高主管部门同意。他表示理解,说自己写作是自得其乐,只想留下些真实的材料。他每成文稿,寄来前后总会电话交流一通,

有几篇还是围绕学习时事政治的。他显然担心增加我的负担,总说由我全权处理,万勿勉强。一个九旬老人,所求何为,真是活到老学到老的模范。

今年8月初我去他罗源老家公干时,当地人士谈及乡贤有口皆碑。其实在福州十邑,提到他晚年仍不停地做好事,哪里不是一片叫好呢,是可谓“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想到他给我的“志行高洁”题赠,恰见他的长者风范。

这些年陆续走了不少认识的人,无法一一吊唁和送别,这次却不由分说送游老最后一程。

生命馆吊唁厅大门侧的一长溜花圈,簇拥着游老生前的手书:“修身岂为名传世,作事惟思利及人。”我不知他是夫子自道还是与人共勉,却愿将此句连同他题写过的“行文简浅显,做事诚平恒”铭记于心。仁足间,我油然想到,他好几次都主动问我不知道董希源生疾及恢复之事。他知道我俩交好,我更知道董希源是他当副省长时在上海发现并极力引回福建的画坛翘楚。我这次吊唁前,与身在北京的董希源通话,方知他曾两度从北京飞来看望游老,只是遵医嘱不扩散,以免熟人朋友和晚辈纷至探望而影响正常生活和工作……

我鞠躬再鞠躬,眼前平静熟睡在鲜花丛中的老人面容安详。我仿佛看到他如何从九死一生的革命年代、一言难尽的“城工部事件”中穿行,竭尽全力保护人民、造福一方,质朴洁来还洁去。

这是他——一个叫游德馨的革命幸存者离世后的第4天,都下午6点了,还有人从外地陆续赶来。再迟一些,在这座曾留着他气息的城市就再也见不着斯人了。

志行高洁、惟吾德馨,我愿给这座城市的老市长写下如是墓志铭。

一张烈士照片 一段红色传奇

——记“新四军孤胆英雄”王明星

■林思翔

【福州人物】



姓王,会不会是村里人,但村里又没有王明星这个名字,心里也拿不准。回家后,他就与王容梅等人说起此事。容梅想到叔叔早年参加游击队,但不叫明星。抱着试试看想法,他俩一起到了县城,经过认真辨认,容梅肯定照片中人就是他的叔叔王明典。于是连忙住在北京总后勤部的张服膺去信表示感谢,并询问相关情况。这才知道,王明典到部队后改名王明星,张服膺是他的警卫员。王明星牺牲后,张服膺一直在寻找其家人,他只知道王明星是福建连江人,具体哪个乡、哪个村不知道,因此才给连江县政府寄照片寻求帮助。

因为这帧照片,家乡人才知道,王明星离家后参加红军,随后转战南北,并成为新四军一名优秀的指挥员。后来,时任县党史办主任吴用耕等人又专程拜访了王明星当年的领导叶飞、范式人以及省军区副司令陈挺将军等老同志,进一步了解王明星的情况,这才使这位“新四军孤胆英雄”的事迹为家乡人民所知晓,他的英名也被载入《连江革命史》《连罗英烈》《常熟烈士传》,并在最近开展的“闽东籍‘沙家浜’英雄事迹陈列馆”里予以突出介绍。

架,在阵地上穿来穿去抢救伤员。10月下旬,部队攻打宁德霍童镇据点,二团六连冲进镇时,突遭敌路口一个大碉堡的火力阻击,几位战士负伤,其中冲在最前头的一位战士大腿中弹躺在离碉堡很近的路旁,处于敌人的视线和射程内,随时都会被敌人打死。此时,天已破晓,敌人的火力死死封住了路口。王明星在一旁看了很焦急,他仔细观察地形,发现那位伤员躺倒的地方左侧有民房可利用,便要求六连长用火药压住敌人,自己带两名战士和一副担架回到距伤员不远的民房里,打通土墙,把伤员抢救下来。目睹这一情景的六连长连声赞道:“卫生队那个小连江佬很机灵,胆子又大!”

这话也传到陈挺团长的耳里,给陈挺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陈挺调到霞(浦)(福)鼎根据地新建的独立师四团当团长,上任时叶飞同志只允许他带走几个警卫人员,陈挺便选了王明星。在此后3年的游击战争中,陈挺带着红四团在闽东、闽东北和浙南等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活动,王明星一直跟在陈挺身边,出生入死,忠心耿耿。当时,为了防止敌人袭击,游击队很少在一个地方住两天,都是每天凌晨4时起床,吃完早饭,带着中午吃的饭团就上路,或转移,或打土豪,或袭击地主民团,或向围剿游击队的敌人部队周旋。每天走路,少则六七十,多则八九十里。当时没有地图,只好用小本子把经过的村庄、周围的道路、敌情等记录下来。陈挺将军后来回忆说:“这期间王明星一直是我的好帮手,每到一地,他都跟着我勘察地形、部署警戒哨位和战斗方案,有时我直接派他去向周围群众打听情况。他勤学好问,脑子灵活,每次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务。这些对于他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侦察员和红军指挥员无疑有不少帮助。”

1936年底,闽东革命史上发生了一起令人痛心的事件。由于临时省委与闽东特委领导人在一些问题上看法有分歧,叶飞、陈挺等人被扣押,二纵队的一、二支



仅存的王明星照片。王明星亲属供图

队100多名干部战士也被强行解除武装。在一场混乱中,随陈挺一同“赴宴”的王明星不知怎么溜了出来,危急中抢先把驻在村边的三支队人马拉出来,一口气跑回寿宁的上地洋附近找到闽东特委常委范式人报告情况,保全了纵队最后一个支队,使60多名战士免受灾难。几天后,叶飞、陈挺在被押送途中遭国民党军袭击,乘乱脱险。叶飞、范式人对王明星赞不绝口。叶飞说:“这小鬼不简单,有胆有谋,在那种情况下,能沉着勇敢地把部队拉出来,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叶、范两个当面商量,三支队队长被扣押还未逃回,就由王明星当三支队队长。这个支队成为二纵队的主力。

1935年9月底,陈挺团长带着红四团100多人跟叶飞一起活动。一天拂晓,在福安白云山的半山村被敌包围,奋力突围后,一步不停地走了100多里路。到达福安与寿宁交界的西洋村时,因过于疲惫,陈挺一躺下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陈挺觉得背上被重重推了一下,他睁开眼睛,听到远处几声枪响,只听见王明星焦急地说:“快,敌人打来了,到门口了。”不等陈挺说话,王明星就跳到门口朝敌人射击,一片混乱中3位战士冲了出去,却被敌人的火力挡了回来。陈挺团长正要组织火力再次往外冲时,王明星提醒说:“团长,房子后面是矮墙,可以翻过去。”“有敌人吗?”

1938年1月,闽东红军改编为新四军三支队六团,陈挺任六团一营营长,王明星任一营三连连长,于2月由叶飞、阮英平等率领从屏南出发北上抗日。

部队先到皖南集训一段时间。1938年秋,六团奉命开赴江苏茅山地区,在侵华日军占领地的心腹地区,南京附近的句容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宝堰是句容县的一个集镇,一千来户人家,有一个日军小队驻守,并在镇的东头筑有碉堡。叶飞团长命令三连长王明星带一个侦察班到宝堰附近活动,要抓一个活的鬼子兵回来,如抓不到活的也要缴一支枪回来。

王明星带了一个侦察班到那里埋伏了几天,但总下不了手,因为那几天日军一来就是一个班集体行动,有时整天不出碉堡。后来听说碉堡内的鬼子星期天要到街上理发,4名侦察员就化装潜入镇上,埋伏在理发店里,预先做好理发师的工作。一直等到下午,有3个鬼子过来了,走了几步路,前面的一个向后面的两个挥挥手,要他们回去。随后,这个小队长独自走进理发店。一名埋伏在店中的侦察员走出来,也装作要理发,挤到这个小队队长旁边的座椅上,与他并排坐下,理发师站立的地方是有意掩护我方侦察员的。等到这个小队长躺下刮胡子时,侦察员突然拔出手枪,对准他的胸部“砰”的一声,鬼子兵就倒在地上,随即缴了他的手枪和挂包(内还有地图)。等到碉堡内的日军出动时,我们4名侦察员已混入惊慌的人群,和在外面策应的侦察员一起撤退了。王明星终于完成了叶飞首长交给的任务。

1940年4月,谭震林奉命到江苏东路主持全面工作,将江南抗日义勇军改为“江南抗日救国军”。王明星被任命为第三支队支队长,在苏南苏(州)常(熟)太(仓)一带坚持武装斗争。在地方党组织和兄弟部队的配合下,这支部队于1940年下半年先后进行了八字桥、太平桥、葛介坝、大风湾、杨园、藕渠等大小十多场战斗,消灭了大量敌人有生力量,扩大了根据地。尤其是王明星指挥的八字桥战斗,与顽军激战6个多小时,毙俘敌人近200名。王明星还带队多次出击湘城、太平桥一带,同顽匪胡肇汉(京剧《沙家浜》中胡司令的人物原型)作战,基本消灭了这股顽军。这对巩固和发展苏常太地区的抗战局面起了很大作用。

1941年3月“皖南事变”后,东路部队正式编为新四军第六师十八旅,王明星任第五十四团参谋长。这年7月,日伪军集结了18000多名重兵对苏常太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清乡”行动。王明星与五十四团二营营长张友林奉命率部分部队留在内线坚持斗争,部队与当地县委警卫武装合并编成十八旅五十五团,王仍任团参谋长。

为了打乱敌人的“清乡”部署,五十五团把部队分散成连排单位,到处骚扰袭击敌人。敌人占领了大小村镇,利用其优势兵力和机械化的水上交通工具,分割包围抗日武装,部队伤亡很大。7月下旬,五十五团奉命集结部队突围,在途经常熟白茆塘时遭敌截击,部队被打散。王明星身负重伤,他在无法随部队行动的情况下,命令部队突围,自己留下掩护。最后,他同营长张友林一起牺牲,时年22岁。

王明星15岁投身革命,戎马生涯7个春秋,历经磨难和考验,足迹遍及闽东、浙南、皖南、苏南,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不愧是连江人民的好儿女,家乡人民永远怀念他。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英雄不朽,浩气长存!
(作者注:本文史实参阅了陈挺回忆文章等资料)